

二语写作与翻译的关联性

——翻译写作学拓展的可行性研究

周旭¹, 杨士焯²

(福建农林大学 东方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7;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翻译写作学把写作学原理运用于翻译研究, 注重译文表达的质量。翻译写作学还可将二语写作纳入到其研究领域, 由此增加其一维。二语写作(即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的过程, 类似于汉英翻译的过程。在现有的二语写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问卷调查和写作实例收集, 重点探讨二语写作与翻译的关联性, 为深入研究二语写作过程以及教学改革打开新思路, 为翻译写作学拓展提供新的研究增长点。

[关键词] 二语写作; 翻译; 翻译写作学; 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7) 02-115-07

人们通过写作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所感与所思自由地付诸于笔端, 通过翻译将一种语言的“所感与所思”转换并生成另一种语言的“所感与所思”。翻译写作学吸纳写作学的有效成分, 深入阐述写作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汉译外极似典型的二语写作模式, 二语写作把写作与翻译结合得更加紧密, 因此, 我们把二语写作^①纳入、增加到翻译写作学的研究视野。

一、翻译与写作的关系

翻译写作学所阐释的翻译与写作关系是我们转变视角研究二语写作的源起。根据杨士焯的论述, “翻译写作学是运用写作学的基本原理, 结合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的有效成分, 加以扬弃、整合而建构的, 其创新点在于借鉴并引入写作学的‘感知-运思-表述’和‘检视’基本原理, 探讨翻译行为中写作能力的发挥, 从而明确翻译写作新过程, 完善翻译写作学的基本建构”^[1]。该理论认为, 翻译与写作有着许多共性。(1) 二者都需要大量的阅读。正

所谓“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作家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开阔思路、积累材料, 从中学会写作规律。翻译所要求的阅读与写作大致相似, 但翻译更需要阅读紧扣翻译题材的材料并且要精读所要翻译的文本。正如傅雷所言: “任何作品, 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 是为译事基本法门。”^[2] (2) 写作和翻译都需要大量实践, 熟能生巧, 才能撰写和译写。(3) 作者和译者都是“写”的主体。作者自不必说, 译者虽然不能绝对自由地“写”, 但只要能发挥其目标语的写作能力, 也能从“译”主导入“写”。(4) 写作与翻译的层面和笔法相似。从层面上看, 写作与翻译都可以分为浅层与深层两个层面。写作的浅层是遣词造句, 深层是内容构思; 翻译的浅层是选词用字, 深层是关注译文的谋篇布局。从笔法上看, 二者笔法同源异用。

翻译与写作虽有很多相似性, 但本质上还是存在不同。(1) 写作是独立创作, 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写自己所思所想, 且通常是母语写作, 翻译则以母语写作为主(外译中), 兼顾目标语写作(中译外), 传作者之言、达作者之意。

[收稿日期] 2015-12-30

[修回日期] 2016-0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BYY043); 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助项目(0650-Y07200)

[作者简介] 周旭(1982—), 女, 福建福州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① 二语写作: 本文中主要指中国学者或学生的英语写作。

(2) 写作的内容多数源自作者的直接经验或直观感受,而译者只能努力通过阅读甚至身临其境来对原文原作者感同身受一番。(3) 写作作品与译作作品的读者不同。相同语言环境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对于作品中字里行间的精妙之处甚至细微之处都能心领神会,然则译作的读者与原作者必定是处于不同语言环境的,倘若译者译写得不好,那么读者就更难去了解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与想。尤其是要译入非母语的目标语(汉译外)时,译者首先要面临二语写作的严峻问题,这其实就是二语写作的根本问题。二语写作是汉译外的基础和必由之路。

二、二语写作中母语思维影响的研究现状

长久以来,对母语思维迁移影响的讨论一直是二语写作的研究热点,国内相关研究开始得较晚,但成果颇丰。郭纯洁等^[3]、王文宇等^[4]、陈晓湘等^[5]都曾记录和计算学生们在英语写作过程中的母语思维量。他们的普遍结论是母语思维在二语写作过程中占有一定百分比,的确会随二语水平的提高而递减,然而“在内容构思和过程控制层面上的母语思维量虽然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但还没有要消失的迹象”^[6]。Kaplan^[7]最初研究二语写作就是分析母语是如何出现在二语写作中的。王立非指出“母语思维参与二语写作的全过程”,从写作的层面揭示出母语与二语的密切关系^[6]。王文宇等^[8]就内容构思、结构构思和文本输出过程中的母语思维量与作文的单项分(即内容分、结构分和语言分)作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只有文本输出过程中所起的不是单纯的“正”或“负”的作用:某些思维活动中(文本输出)的母语影响是消极的,而某些母语思维(如内容构思、结构构思、过程控制)对二语作文的质量并无明显的负面影响。

毋庸置疑,母语思维一直存在于二语作者大脑中,而且并非与二语各行其道或者相争不下。

它对二语一定是有迁移影响,但并不绝对是消极的。那么,问题是:既然二语写作涉及母语思维,那么把母语思维转化为二语写作时,是否存在翻译的成分在其中?二语写作与翻译有否关联?如何关联?

三、二语写作与翻译的关联

语言思维的迁移影响是客观存在的。Odlin将迁移定义为:“迁移是由于目标语和任何先前(或不完美)所掌握的语言具有不同和相似点所产生的影响。”^{①[9]}在我们看来,母语与二语除了在思维上相互影响之外,更有行为上的紧密联系。在二语作者大脑中所创作的二语语篇或是二语语句甚至是简单至一个单词,都以各种方式和母语思维保持紧密关联,同时反复进行着翻译这样的加工处理过程。田甜与王世庆认为“在写作过程中一般很难摆脱母语思维、再把母语思维结果转化为目标语这一模式”^[10]。刘世荣更直言:“任何接触两种语言的人,潜意识里都要用到翻译(interpretation)。如何在两种语言之间不断的解码、重组,恐怕都离不开这种翻译。英文写作也不例外。”^[11]丁往道也在其《英语写作手册》中明确指出:“写作还有许多实际用途,同时写与译也密切相关。”^[12]

二语写作对翻译的依赖程度或因个人英语水平而异,但单就其依赖翻译这一点,就使得二语写作的过程不仅是撰写,还有翻译成分的参与。这恰似翻译写作学中所阐述的翻译过程,都是一种译写过程。二语写作与翻译不仅关系密切,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一) 二语写作与汉译英的相似性

翻译写作学理论中对写作与翻译的共性论述给了我们许多思考。二语写作作为一种用非母语语言进行写作的活动,有着更多与翻译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翻译写作学理论指出,翻译(英译汉)与汉语写作都是“感知-运思-表述”的过程。我们试将这一原理引入二语写作,以探究二语写作与汉译英的相似性。

① 本文中,所有引文原文为英文处均为笔者自译,除非另作说明。

1. 感知与运思:作者亦是译者。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在写作与翻译前都必须用眼、用心去观察、观看、阅读并用耳倾听,在大脑中反映客观事物,这便是感知。运思与感知同步而行,作者和译者或感性、或理性地思考着所看、所读、所听。

《辞海》释“作者”为“通过自己的直接创作活动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公民”^[13]。作者在撰写诗、词、文、赋时面对的是一张白纸,思想在心中,完全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一切思想内容与心理活动,可以任意在字句间加入主观意见,思维不受限。译者则不全然。《中华字典》将“译”字解释为“把一种语言文字根据原义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14]。“译者”是实施这一转换活动的人。译者可以判断和决定如何用目标语表达原作品的内容与思想,但前提条件是“根据原义”,这就限制了译者的思想。作者与译者所进行的本就是不同的工作。但事实上又不难从中发现,“二者之最大的共同点是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是以书写的形式把精神产品付诸文字”^[1]。

母语写作时,作者主要运思内容,不会出现双语干扰。只要母语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足够,再加以灵感,整个写作过程即可兴之所至、信笔成文。而在二语写作运思时,作者要搜肠刮肚地寻找内容,还要忙于在两语间互切,忙于在二语中找寻恰如其分的语言表达。而当作者的思维在进行着母语转换至二语的活动时,这一活动就与译者所进行的汉译英活动相似或者说相同了。二者所要做的都是将母语材料(汉语材料)转换成二语(英语)。林语堂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中说:“作者编是书时,写会话必先形容白话口吻而后写成英文。”^[15]此句中的“编是书”即撰写《京华烟云》(又译作《瞬息京华》)一书。林语堂在二语写作时也进行着翻译(汉译英)。Connor也曾记录这样一段话:“当我写英语作文时,我就觉得困难。当我用中文写作时,我可以很容易地想到许多素材……不幸的是,在英语写作时却很难将所想的中文译为英语。”^[16]这是一位中国学生讲述自己的英语写作

过程,该学生有高级英语水平且在一所美国大学修读了许多ESL课程,但他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从中文译至英文的方式。

因此,我们认为,在二语写作时,作者身兼二职,既是作者,亦是译者,他用母语思考文章的内容,同时转换成二语,进行着由译至写这样一个创作过程,从而产生二语作文。

2. 表述:二语写作为文笔基于翻译技巧和母语写作能力。根据《辞海》^[13]，“文笔”词条：(1)古代用以泛指文章、文辞。《北史·刘璠传》：“少好读书，兼善文笔。”后用以指文章的笔法，称文章的写作技巧为“文笔”。(2)六朝人区分文体为文、笔。起初把无韵的文章称为笔，有韵的作品称为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萧绎则泛称有情彩的诗赋为文，议论叙述一类的文章为笔（梁武帝《金楼子·立言》）。后人论文也有区分文、笔的，如清代阮元主张有韵偶者为文，无韵散行为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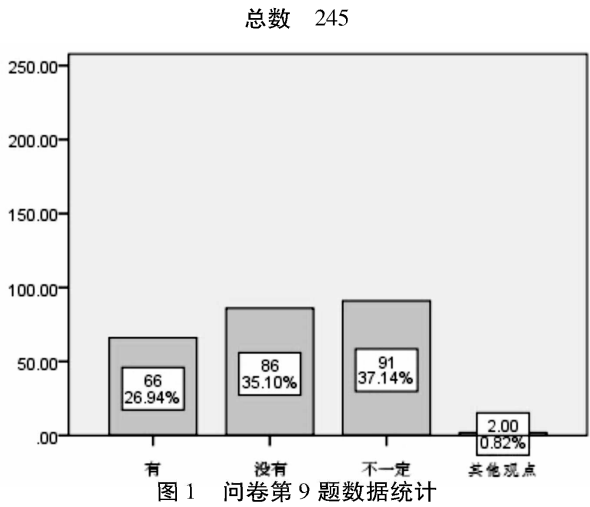
换言之，文笔即是指文字表达能力。文笔的好坏至关重要。翻译与写作都讲求一个“写”字，讲求精湛的文笔。“翻译笔法来源于写作笔法，是译者经过长期丰富的翻译实践总结出来的技巧和处理之道”^[1]，这基本上属于写作技能，与写作笔法同源。“不会写中文而要把外文译成中文，等于没有米还要煮饭。中文都写不通，翻译还能通吗？”^[17]反思其理，我们引伸理解为，母语写作能力对二语写作有直接影响。王立非也指出，“母语写作能力、词汇能力、语篇能力对二语写作影响最为显著”^[6]。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问卷调查并收集作文实例。问卷第一部分要求被试者按规定步骤完成命题写作，写构思与具体语句。如果构思是中文，就写下中文，如是英文，则写下英文；语句方面则请被试者一句一句地写作，写出10—12句，如果是用英语构思成句的，直接写下；如果先想中文句，再译为英文的，则需将中文句一并写下。问卷第二部分共设置10个相关问题以及相应选项供被试者填选。

本次调查选取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为被试者，共发出350份，收回279份（71份问卷因故

未收回)。其中,有 34 份问卷因被试者未填、误填视为无效,最后纳入统计数据的有效问卷为 245 份。

问卷设问:“9. 中文写作好和英文写作好有直接关联吗?” A. 有; B. 没有; C. 不一定; D. 其他观点:_____。数据显示 (见图 1): 选择 A 的人数虽然只有 66 人,占 26.94%,但另有 91 人选择了 C,占 37.14%。可见,被试者并没有一面倒地认为母语写作能力的好坏与二语写作完全无关。



二语写作的撰笔和谋篇首先得益于良好的母语写作能力,母语写作能力的高低是二语写作的基本功,能使作者顺利展开构思、成句和行文布局。其次是最为重要的翻译技巧,最基本的翻译技巧有拆译、增译、减译、反译、实译、虚译、倒译、被动式翻译、数字倍数翻译和词语褒贬翻译等等。“英语写作能力是汉译英的基础 (反之亦然)”^[18]。翻译技巧的好坏对二语写作有着一定的影响。若二语作者能运用这些翻译技巧来将自己的母语意群和思想转换为二语语句,落笔时所写下的句子即便称不上完美,但也不至于错漏百出。

以问卷中被试者所写语句为例 (见表 1)。表 1 中所列举语句虽称不上十分完美或者地道,但至少表达出了被试者想要在作文中表达的意思,语句结构总体还是符合英语句法的。

表 1 问卷写作实例收集例句

中文构思句	英文译写句
在中国的农历新年的习俗里,有一项是在红纸上写下春联并将其贴在门上。	In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re is a custom of pasting couplets written on red paper on doors.
在春节前,人们会打扫房子。	People will clean the house before Spring Festival.
人们总是在新年的第一天探亲访友。	People always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春节象征团结、兴旺。	The Spring Festival symbolizes unity and prosperity.
春节体现的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The Spring Festival reflect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country.
在新年,我们会穿新衣服出去玩。	In the new year, we will put on our new clothes and go out to have fun.

许多人认为翻译模式下写出的二语作文会出现中国式英语或中国英语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略着笔墨,简要探讨。正如前面所述,有可能出现不受母语干扰的二语写作吗?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无论是汉译外还是所谓单纯的二语写作,都难规避中国式英语或中国英语。李文中认为中国式英语 (Chinglish) “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19],而“中国英语 (China English) 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19]。显然,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国式英语,更有别于洋泾浜英语。就内容而言,中国英语是用英语反映中国的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为英语国家所没有,而为中国所独有;就表达方式而言,正由于中国内容的独特性,表达方式的中国化必然存在于中译外或中国人的二语写作。中国式英语不是不可逆的错误,可在教学过程中予以指导和纠正。我们目前所要关心的,是在进

行二语写作时，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了翻译思维，采纳了哪些翻译技巧。我们期待翻译写作学能较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二) 二语写作中隐性的翻译

二语作者与母语作者一样，有着自由的写作思维，那么此时的翻译行为也就是自由的。这里所说的“翻译”，并不受刻板原文所限，总体上较之翻译学语境下的“翻译”要宽松许多。只要能用正确的句式、语序和语篇的组织方式来进行这一行为，那么“翻译”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来辅助二语写作。

1. 二语写作基于隐性的翻译。二语写作与汉译英都是处理和转换母语材料。所不同的是，二语写作包含着某种隐性翻译行为（翻译行为只是在大脑里的转换，包括查找汉英词典，有的付诸字面，有的还未付诸字面），而汉译英则是显性翻译行为（翻译行为在大脑里转换，包括查找汉英词典，并付诸于字面）。译者的主体行为是阅读源发语、理解源发语，然后进行目标语译入与书写。二语作者的主体行为则是母语运思、母语转换为二语（隐性的翻译行为）、二语写作，作者思维里不由自主地做着语言转换。二语写作时母语的干扰是客观存在且不可避之，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规避进行二语写作时大脑中产生的母语语篇、语句甚至是词汇。以下我们以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来审视他的二语写作中翻译方式的存在。

试看《京华烟云》第一章中的一段：

Turning to Feng, Mr. Yao said, “You had better go early and see the Imperial Physician.”

“Who is ill?” asked Mulan.

Her mother cut her short. “Children should have ears and no mouth.” But turning to her brother, “What are you going to see him for?”

“To see if we can obtain, through his influence, some sort of official protection on the way.”

“Why not get Boxers to protect us, since it’s the Boxers who are in power now?” suggested Mulan, forgetting again to check herself. [20]

这是小说中姚家在逃离京城前家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其中有不少词汇和语句明显是从中文翻译而来，列表如下（见表2和表3）。

表2 《京华烟云》选段中的中译英词汇

英译词	Feng	Yao	Imperial Physician	Mulan	Boxers
中文词	冯舅爷	姚思安	太医	木兰	义和团拳民

表3 《京华烟云》选段中的中译英语句

中文句	英文译写句
你最好早点儿去见太医。	You had better go early and see the Imperial Physician.
小孩儿带耳朵听，不许多嘴。	Children should have ears and no mouth.
看能不能借他的光，一路上能得到官府的照应。	To see if we can obtain, through his influence, some sort of official protection on the way.

试想，倘若林语堂在写这一段时没有借助于隐性的翻译行为和高超的翻译技巧，那么他如何将这些对白写成英语，并且保证在表达上不缺失中国味儿呢？因此，二语作者完全可以借助翻译的功能，通过翻译来重现自己脑海中产生的母语语篇和语句，促进二语写作的完成。

2. 隐性的翻译利于二语写作。上节中论及，二语写作过程中确实存在隐性的翻译行为。奈达认为，“翻译就是用目标语来重现源发语信息的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首先是重现原文之意，而后是原文风格”[22]。二语写作当然要求作者熟练地使用第二语言中的词汇和短语来组成符合二语语法和句法规范、表达习惯的句子，更好传达出作者的意思与风格。但母语的影响如影随行，仅仅是第二语言的短语运用就足以让二语作者不知所措，更别提地道用语的写作了。对母语思维，是善加利用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我们不妨再来看《京华烟云》中的一组语句，领略林语堂的二语写作（译写）（见表4）。

表 4 《京华烟云》语句摘选^①

英文译写句	中文构思句
All things are determined from above; no one can be sure whether they will turn out good or bad. (2009: 32)	凡事都由天定, 是吉是凶, 谁也保不定。
It'll make me happy. (2009: 524)	这样能叫我快活。
How could I have met you if you had not been lost? There are unseen forces governing our lives. (2009: 83)	你不走失, 我们怎能相会呢? 冥中有主。
I have so long wanted to meet you. (2009: 561)	齐先生, 久仰大名。
In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one passed on from the vulgarity of the simple people to the vulgarity of the educated, and only a few ever graduated from the vulgarity of the educated and returned to the simplicity of the vulgar. (2009: 446)	大凡世人多由野人之俗, 转入雅人之俗, 惟有少数能由雅人之俗, 再转入俗人之野。

《京华烟云》原文中不乏精彩句子, 在《谈郑译〈瞬息京华〉》^[15]一文中, 林语堂提及的句子均特别注明了其原句原意, 当比各种译版更达意, 故此处只摘选其中语句列表展示。

通过以上语句, 我们相信, 二语写作不必、也不可能非抛开母语和翻译才能完成, 通过翻译将母语表达引入也能生成精彩的二语作文。

四、启发意义

二语写作看似难于与翻译有所联系, 二语习得的标准也要求学习者能自如运用二语进行思考和写作, 尽量摆脱母语思维, 更不宜采用其翻译方式。然而, 母语思维客观存在, 二语作者难以回避。这便是二语写作研究的新切入点, 对二语写作研究以及翻译写作学拓展研究有新启发和意义。

我们从翻译写作学视角重新审视二语写作, 列举了被试者写作实例与问卷调查数据, 并且摘选《京华烟云》一书中的段落和语句来证实二语写作中存在的隐性翻译行为, 发现二语写作是汉译英与写作的结合点, 揭示了二语写作与翻译

的关联性。这一研究肯定了翻译对于二语写作能起到关键作用, 推翻传统看法, 拓展了翻译写作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 同时也为二语写作的理论研究、实践和教学提供新思路。

(1) 二语写作与翻译的诸多相似之处、二语写作中的隐性翻译行为都已证实二语写作与翻译的关联性, 为我们重新解构二语写作的过程找到新的理论基础。(2) 二语写作是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一个高级发展环节, 对二语作者的二语能力掌握要求极高。然而, 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实际写作中, 可在某种程度上结合翻译, 继而进行二语写作, 将翻译技巧与二语写作结合在一起促成二语写作的完成, 这也有助于消除学习者学习和练习二语写作时的紧张感和畏难感。(3) 在二语教学环节, 尤其是面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实际情况, 从翻译写作学角度重新思考英语写作的教学也是极为必要的。如此, 教师也能更加重视如何帮助学生正确借用母语思维, 使之不会全部变为负迁移, 或可引入翻译写作教学模式来辅助二语写作基础环节的教学, 关于这一点, 我们已有相关论文详述^[23]。(4) 翻译写作学作为崭新的翻译与写作的交叉学科, 目前还属于单向(英译汉)研究, 因此, 我们也从研究二语写作与翻译的关联性反观翻译研究, 为汉英翻译写作学的研究打开思路。

翻译写作学对翻译与写作关系的新闻释启发二语写作研究的新思路。二语写作是写作与翻译的结合点。母语思维的主导作用和影响使得二语写作与翻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也使得二者在某些层面近似甚至等同。当然, 二语写作也有不同于翻译的地方, 我们以翻译写作学理论为指导, 结合问卷调查与写作实例, 重点讨论与揭示二语写作与翻译的关联性, 一改传统二语写作研究视角。翻译能帮助重现二语作者的创作思维, 助其更为自由和顺利地进行二语写作。同时, 这一研究也能为翻译写作学研究视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乃至二语写作教学拓展新视野。

① 此表中的中文构思句可参见参考文献 [15]。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

[参考文献]

- [1] 杨士焯. 英汉翻译写作学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2.
- [2] 傅雷. 论文学翻译书 [M] //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3] 郭纯洁, 刘芳. 外语写作中母语影响的动态研究 [J]. 现代外语, 1997 (4): 31-38.
- [4] 王文字, 文秋芳. 母语思维与二语写作——大学生英语写作过程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4): 64-76.
- [5] 陈晓湘, 王阳. 二语写作过程中母语使用的量化分析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6): 89-93.
- [6] 王立非. 我国英语写作实证研究: 现状与思考 [J]. 中国外语, 2005 (1): 50-55.
- [7] KAPLAN, ROBERT B.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riting: an applied linguistic perspective [M].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6.
- [8] 王文字, 王立非. 二语写作研究: 十年回顾与展望 [J]. 外语界, 2004 (3): 51-58.
- [9] ODLIN, TERENCE.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0] 田甜, 王世庆.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写作与汉英翻译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4): 133-134.
- [11] 刘世荣. 英文写作与翻译 [J]. 潍坊教育学院学报, 2010 (3): 81-83.
- [12] 丁往道. 英语写作手册 [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13] 夏征农. 辞海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 [14]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中华字典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5] 林语堂. 谈郑译《瞬息京华》[M] // 林语堂. 瞬息京华. 郁飞,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 790-796.
- [16] CONNOR, ULLA. Contrastive rhetor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7] 思果. 翻译新究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18] 李长栓.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2.
- [19]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4): 18-24.
- [20] 林语堂. 京华烟云 (Moment in Peking)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21] 文秋芳, 郭纯洁. 母语思维与外语写作能力的关系 [J]. 现代外语, 1998 (4): 44-56.
- [22] NIDA EUGENE A, TABER CHARLES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69.
- [23] 周旭, 杨士焯. 翻译写作学视角下二语写作教学新模式 [J]. 外语教学, 2015 (6): 53-57.

O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xpanding Translational Writing Study

ZHOU Xu¹, YANG Shi-zhuo²

(1. Dongfang College,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17,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al writing integrates theories of grammatology and translatology, with its emphasis on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he thesis focuses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It holds that the proces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mainly Chinese students writing English) is similar to the process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By resorting to a questionnaire, we discuss and review the interconnection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thus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ranslation; translational writing; interconnec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